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历史著作史

下卷

第三分册

〔美〕J. W. 汤普森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册本·历史

纪念版

历史著作史

下卷

十八及十九世纪

第三分册

[美] J.W. 汤普森 著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李活 校

商務印書館

2017年·北京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II,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2

根据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42 年第一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遂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目 录

第六编 近代史学的兴起

第三十七章	博学时代(约 1600—1750)	3
第三十八章	理性时代	92
第三十九章	德国和启蒙时代.....	152
第四十 章	浪漫主义的出现.....	208

第七编 近代德国史学的建立

第四十一章	柏林大学:尼布尔和兰克	235
第四十二章	兰克学派.....	297
第四十三章	普鲁士学派	326

第八编 19 世纪法国和英国史家

第四十四章	法国史家(1814—1848).....	359
第四十五章	法国史家(1848—1922).....	419
第四十六章	19 世纪初叶的英国史家	443
第四十七章	麦考莱、喀莱尔、夫鲁德.....	467
第四十八章	牛津和剑桥历史学派.....	493
第四十九章	英国伟大的业余史家.....	535
第五十 章	研究英国史的德国史家.....	556

第九编 论述各种制度的史家

第五十一章	法国 19 世纪的制度史家	577
第五十二章	英国 19 世纪的制度史家	613
第五十三章	制度史家:城市起源问题	637
第五十四章	经济和社会史家	657
第五十五章	实证学派史家:19 世纪的自然科学对 历史写作的影响	701

第十编 古代东方、古典时代和拜占庭研究

第五十六章	恢复古代东方的本来面目	739
第五十七章	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近代史家	781
第五十八章	拜占庭研究的进展	819

2

第十一编 19 世纪的教会史家

第五十九章	天主教史家	853
第六十章	新教史家	891
第六十一章	《圣经》和犹太史	917

第十二编 欧洲诸小国

第六十二章	北欧诸国	947
第六十三章	南欧诸国	966
第六十四章	东欧和巴尔干诸国	993
索引		1033

第六编

近代史学的兴起

第三十七章 博学时代 (约 1600—1750)^①

近代史学开始于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路德派和喀尔文派同样³ 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和历史论断。罗棱索·发拉对于伪造“康斯坦丁圣赐”之事^②的否定做法,也可以用来对待具有教会权威的许多其他传统和文献。历史批判已变成新教手中的武器,而众多文献也被《马格德堡世纪丛书》^③诸编者用作投枪。罗马教会³ 对新教以历史为武器的斗争迟迟未能警觉,竭力把争论限制在神学问题范围以内,但这只是徒劳。以历史为手段的攻击终于变得十分有效,以致罗马不得不以历史还击历史。既然宗教改革是以历史为武器进行的斗争,所以反宗教改革也不得不利用同样手段,

① 关于史学上这个重要时期,以任何语言写的著作中都没有全面记载。探讨这个时期写的东西,几乎全是专论或期刊性质的。佛特的书第 381—410 页有最好的简要说明,附有出色的书目提要,还可参阅他的导言第 iii—vii 页;这类说明还见于奥古斯特·摩林尼尔的《从原始时期至 1494 年意大利战争为止的法国历史资料》(巴黎,1901—1906 年,六卷),第 5 卷,第 159—170 页;在英文著作中可参看 G. N. 克拉克的《17 世纪》(牛津,1929 年)第 16 章和史密斯的著作,第 1 卷,第 6 章。在保罗·哈扎那部很好的著作《1680—1715 年欧洲道德观的危机》(巴黎,1935 年,三卷)里分析并阐明了这个新时代的学术气氛。

② 参阅上卷第 521—522 页。——译者

③ 新教徒主编的丛书,专门攻击天主教的。——译者

从而对史学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① 罗马教廷把反击《马格德堡世纪丛书》和新教历史学派的责任委托给红衣主教巴洛尼阿斯(1538—1605)，他的《教会年代记》第1卷于1588年由梵蒂冈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一年！^②

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和战争，把直到那时众人一向无从看到也无法知道的成千上万的档案和其他手稿公之于世，从而推动了、也便利了人们对历史发生新兴趣，这件事确实奇怪。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许多寺院被解散，德国的农民战争和什马尔卡登同盟战争，法国的胡格诺战争以及随之出现的许多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被洗劫等情况，使大量手稿和其他文献抛向市场，价格往往非常便宜。^③ 不久，学者和书籍收藏家都如梦初醒，纷纷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开始抢救这些宝物。16世纪德国新创办的那些新教大学的图书馆几乎完全都是以从这些修道院中劫得的赃物充实起来的。^④ 来自科比和夫勒里等修道院的许多手稿都变成16世纪的得·图、匹陶、度申和其他法国学者的藏书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马撒林首批巨额藏书在福隆台暴动期间^⑤暴徒抢劫他的官邸时散失净尽。在英国内战中许多教会图书馆和保王党贵族在乡间那些巨大宅邸中的藏书也遭抢劫。甚至牛津和剑桥也受到损失。

^① 迦伯列·摩诺的《天主教改革》[巴黎]《历史评论》CXXI(1916年)，第281—315页。

^② 1588年英国粉碎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天主教的支柱西班牙王国衰落下去。——译者

^③ 考斯道夫·波根，《书籍爱好者、收藏家及所藏史书》(莱比锡，1922年，三卷)，第3卷，第113—119页。

^④ 1648—1653年间法国贵族反对王权的暴动。——译者



在德国三十年战争中,考斯道夫·阿多发就像一位收割者那样,把许多图书馆的藏书捆起来一齐搂到自己手中。布拉格的书籍和手稿几乎被抢劫一空。^① 梯里抢夺海德堡大学那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事难道不是尽人皆知的吗?

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兴趣、新的学术条件和新型学者。在这种新的探索中,法国是开路先锋。佩耳·匹陶(1539—1596)是创始人。他出身于法国著名法律家家庭,是史学家得·图的朋友,他二人共享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史学界的荣誉。他编辑并出版了萨尔维安、助祭保罗和弗赖辛主教鄂图等人的著作以及查理大帝、笃信者路易和秃头查理等帝王收藏的教会法规。他临死时正在整理普瓦捷人海拉里的历史残篇。他的朋友尼古拉·勒·非甫尔出版了这部书,并在书前附了一封献给得·图的信,信中说明了这些手稿和匹陶建议编订这部手稿的情况。匹陶关于收集并编订中世纪法国史料的梦想后来由圣摩耳修道院柏尼德提派修士实现了。^②

但有志于此的并非匹陶一人。他是和安得烈·度申(1584—1640)分享这个荣誉的。在胡格诺战争摧残下当法国许多修道院也像早些时候英国诸修道院的宝藏和书籍遭洗劫时那样,度申成了一位不知疲倦的手稿收集家。他收藏了大量手稿,据说这批手稿

^① 参看鄂图·沃尔德的《文化史目录学研究》(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1916—1920年,两卷);R. 埃沃尔德的“哥达图书馆史”,见《图书知识中央报》第18期(1910年),第434—463页;C. P. 库波的《英国最重要公文记述等》(伦敦,档案委员会,1832年,两卷),第1卷,第51页。以撒·科利英的《乌普萨拉皇家大学图书馆早期书籍目录》(乌普萨拉,1907年)说明五百册书中差不多每册都是“瑞典劫掠品”的一部分。

^② 关于他的著作的完备书目,参阅《大百科全书》第26卷,第992页。他写了大量法律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编订的《西哥德法令》。

曾形成“从有史以来直到 16 世纪法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大文库”，手稿的一部分后来落入科尔伯特手中；又一部分装订成 59 巨册，⁵ 以度申藏书的名义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度申仅仅出版了他这批庞大收藏的十分之一。他计划写一部 24 卷对开本法国史巨著。前 14 卷包括从图尔人格雷戈里到 15 世纪末所有重要法国史家的著作。后十卷专载法国各省地方史。前一部分仅仅出版了《丕平统治时期以前的法国史家的著作》计五卷，1640 年他因车祸去世后由他儿子完成。地方史部分仅仅完成了《古代诺曼史家著作》(*Historiae Normannorum scriptores antiqui*) (1619 年，五卷)，这部书成了度申的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历史著作。这些书出版时都未附序言和注释。作为原始范本，这些书曾经是所有研究诺曼史的学者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直到 19 世纪末，才出现了一些重新校订过的诺曼编年史家的著作开始取代它们。度申受到黎塞留的知遇，被任命为王家历史官兼地理官。人们称他为法国史学鼻祖，他确实当之无愧。⁶

在历史写作方法问题的讨论上，法国也领先。这方面最早的著作就是冉·波当的《史学方法指南》(*Methodus ad facilem his-*

① 安得烈·度申的主要著作是：《法国历代国王辉煌威仪的遗迹与研究》(巴黎，1609 年)；《法国全境的城市、宫殿、……等古迹与研究》(巴黎，1608 年，两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史》(巴黎，1614 年)；《保罗五世以前的教皇史》(巴黎，1616 年)；以及《从 408 到 1350 年勃艮第国王、公爵和伯爵的生平》(巴黎，1619—1628 年，四开本；1634 年，两卷，对开本)。除这些以外，度申还出版了许多著名法国家族谱系，其中最好的据说是芒模伦西家族史。他的《法国红衣主教与圣徒传》已由波兰达斯派、马比昂和其他等人刊印。他还出版了朱文那尔的《讽刺诗》译本，以及阿伯拉德、阿郎·沙退和亚田·帕斯揆等人一些著作的校订本。参阅《大百科全书》第 14 卷，第 1185—1186 页。

toriarum cognitionem) (巴黎, 1566 年)。^① J. J. 斯卡力泽 (1540—1609) 破题儿第一遭把年代学置于科学基础上, 他的《年代校订》(*Thesaurus temporum*) (第 1 版, 1583 年) 是在他审查并改编《攸栖比阿斯的编年史》(*Eusebian Chronicle*) 时受到启发写的。马克·帕蒂森说^②: “斯卡力泽在历史批判方面的伟大著作超过下一代任何人的鉴别力。……只有偶尔出现的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学者, ……才有本领估价斯卡力泽的巨大成就。……〔他是〕史学批判的创始人。……耶稣会对斯卡力泽的攻击……是他平生一件重要的具有特色的事情。”和他通信联系的人遍及新教欧洲。卡姆登曾于 1594 年把自己编的《大英帝国》(*Britannia*) 寄给他一本。在罗马铭文很少的英国, 斯卡力泽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里, 但由于其中希腊典籍也十分缺少, 他很失望。但他并不是干燥如土的学究。令他惊异的是, 英国竟没有领主裁判制; 许多边疆歌谣富有文学魅力; 玛丽·斯图亚特的美貌; 英国北方使用煤炭而不用木柴; 牛津和剑桥两校研究生们竟是这样懒惰。^③

① 见本亥姆的书, 第 217—220 页。

② 见帕蒂森的书, 第 1 卷, 第 132—134 页, 关于斯卡力泽, 参阅第 132—243 页。

③ 1590 年斯卡力泽迁往莱顿接替业已转变为天主教徒的力普西乌, 这是 16 世纪学术的里程碑。参阅《约瑟·斯卡力泽自传》, G. W. 罗滨孙将此书译为英文, 并附有许多摘自斯卡力泽的书札, 他的遗嘱, 以及但以理·亥因栖乌和多密尼卡斯·鲍底阿斯的墓前致辞中的引文(剑桥, 马萨诸塞州, 1927 年: 哈佛翻译丛书)。至于进一步的情况, 可参阅雅各·柏尔奈斯的《约瑟·查士塔斯·斯卡力泽》(柏林, 1855 年), 在〔伦敦〕《评论季刊》第 108 期(1860 年)第 34—81 页中有详细评论; 参阅帕蒂森的书, 第 1 卷, 论文第 6—7 页, 和他的《以撒·加索绷, 1559—1614 年》(第 2 版, 牛津, 1892 年); 桑兹的书, 第 2 卷, 第 199—204 页; 以及尤金和 Em. 哈格合写的《法国新教或在历史上自称法国新教徒的传记》(巴黎和日内瓦, 1846—1859 年, 十卷), 第 7 卷, 第 1—26 页。

在促进这门新学问发展方面,法国的法学家和古文物爱好者也尽了自己一分力量。伟大的邱哲细阿斯的《罗马法诠注》(*Commentaries on Romom Law*)于 1578 年出版。登尼斯·哥陶弗列杜,即高得弗罗·兰欣(1549—1621)编辑了一系列大部头的法律著作或法律汇编——包括罗马法、封建法、宗教法等等——这项工作后来由他儿子雅克·高得弗罗(1580—1652)继续进行。他的巨著即《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六卷)。他为这部书花了 30 年的工夫。这部巨著的成就赢得从当时直到现在一切罗马史家的赞誉。吉本、蒙森和迪尔等都曾大量使用他这部书里的材料。^①

亚田·帕斯揆(1529—1615 年)是法国律师界的光荣,也是这群优秀历史家当中的一位。1560 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大作《法兰西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这是一系列考古和历史研究论文,其中最出色的一篇讨论的是大陪审官制度(Grands Jours)的历史,这个制度在下一世纪就衰落了。1585 年帕斯揆被任命为贴现院(Chambre des Escomptes)大律师。他曾出席 1588 年在布卢瓦举行的三方议会^②,吉兹公爵就是在议会里遇刺的,他在那里还曾遇到蒙田。

① 高得弗罗父子是胡格诺教徒。父亲从 1600 年到 1621 年任海德堡大学法律教授,1621 年梯里洗劫海德堡时被赶走,丧失了自己的图书。雅克·高得弗罗生于日内瓦,并在该地度过一生,他的兄弟狄奥多尔·高得弗罗(1580—1649)放弃新教,改信天主教,定居法国。1617 年被委任为王家史官,并数次以大使身份被任用。1649 年在蒙斯特逝世。他是一位多产史家。关于三位高得弗罗的著作的全部目录,可参阅《大百科全书》,第 18 卷,第 1145—1147 页。

②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前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议会。——译者

这就是 17 世纪博学时代的史学和文献学的背景。这是一个高贵的遗产。但在进行专题讨论以前,不妨停下来先看看历史写作和历史学术上那些阶段和过渡,也像在其他形式的写作中那些阶段和过渡那样,这也是值得的。⁷ 17 世纪的学术可以看作类似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古希腊文化后期的东西,或简称第二个古希腊后期^①。博学时代和文艺复兴之间或博学时代和宗教改革之间的区别,比这些时代在年代上的差距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意义要大得多。这种差别是在思想结构、学术兴趣、精神状态等方面都已起了变化的质的差别。已故的 J. 富兰克林·詹姆森教授^②在一篇文章里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一点:

9

我们看到,世界从这样一个时代获得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文和历史成果。非凡的博学家比非凡的天才多得多。当时的风气是冷静地、有条不紊地收集资料。更加受人尊重的是极其充分地介绍原文和历史文献,而不是撰写叙事史或抓住古代高谈阔论。对开本书籍比 8 开或 12 开本更受欢迎。拉丁文比本国话更为流行,马斯科《古代德国史》^③的主要评论家热情地说:这部书如此之好,却没有用拉丁文写,真令人遗憾。……对这个时代的成就只从性质上描述无法给人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它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在出版数量方面极其巨大。从 1650 至 1750 年那一百年间,……不算其他著作,仅就满载早期教会和中世纪史原始文献的书籍而论,据估计,只是在法国一国就出版了对开本 400 部以上。……人们如果设想其数量如此惊人的学术成就仅仅是辛



^① 参阅上卷第 3 章。——译者

^② 美国史学家(1859—1937),著有《美国史词典》(1894 年)及《把美国革命当作一个社会运动来考虑》(1926 年)等书。——译者

^③ 《法兰克王国开国以来的日耳曼史》(莱比锡,1726 年)。这部书由托马斯·列第亚德译成英文,名为《古代日耳曼史》(伦敦,1737—1738 年,二卷)。这个译本是吉本的主要根据之一,对他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不能阅读德文。

辛苦的劳动成果,认为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或无视这些学识的相对价值及其较高的用途,那就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很明显,这项搜集工作花费的极其大量的劳动有其自觉的目的。这一点,从当时历史和古典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辅助学科的得到发展及那些不朽的参考用书的编撰方面所依靠的智慧和有条不紊的技巧,可以得到明证。

在广泛研究纯古典学术方面,16世纪的斯卡力泽、加索绷和力普西乌这样一些人的名声可说是高于本特利或格洛诺维阿斯^①。但铭文科学的提高却是法布雷提^②和穆拉托里^③的功劳。杜·孔日先生^④把晚期和中世纪希腊文和拉丁文编成百科全书式的辞典。马比昂以他那篇典范论文“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一劳永逸地为古文书学这门科学奠定了牢固基础。其他学者使年代学和古文字学、书目学和古钱学都有了条理分明的、科学的形式。这类探讨辅助学科的论文的一些对开本或者像培尔的《词典》(Dictionary)一类学术百科全书表明,这个时代尽管或许有些缺乏远见,但至少可以说除了搜集外,他们也部分地意识到欧洲学术的正规发展需要条理,需要科学方法,需要批判地注意和仔细地思考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

其结果是,一方面,目前学术界经常要求有编得更好一些的原文;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许多对开本巨制,由于其论题得当,也很少被近代学者认为无用。那一套卷帙浩繁的中世纪编年史或圣徒传记、一套套国王的、教皇的、高级教士的以及寺院和宗教会议的信件和文件,那些卷帙浩繁的教会领袖的作品或各省各地区的资料,仍然是历史家取之不尽的宝藏。如果不借助于博学时代那些无畏的人们的辛勤劳动提供了这些资料的话,教会史或中世纪史里边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是无法进行彻底探讨的。^⑤

^① 荷兰古典学者(1611—1671),校勘李维、塔西佗等古典作品。——译者

^② 本书原书第21页。——译者

^③ 本书原书第50—51页。——译者

^④ 本书原书第29—31页。——译者

^⑤ 见富兰克林·詹姆森的“博学时代”,这篇文章是1905年6月12日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一年一度的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讲稿,载在《〔芝加哥〕大学学报》第10卷(1905年),第19—28页。我觉得引用这一段较长的文字是正确的,因为这篇好文章再也没有重印,而且事实上是无法得到的。